

吴苏媚◎著



我的他

微雨的清晨，在甘南的小镇上，她想起梦里欧芹对她说的话，我们那里挺好的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就永远不会受伤害。

可是欧芹，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，所谓爱，就是给予对方杀死你的权力，如果你爱他，你就免不了被他伤害，怎么可能永远避免悲伤痛楚绝望这些呢。

我的她



我的他

我的她

吴苏媚◎著

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---

我的他, 我的她 / 吴苏媚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3

ISBN 978-7-80742-566-3

I. 我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09 ) 第032779号

---

出版社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
电话	0791-6894736 ( 发行热线 ) 0791-6894790 ( 编辑热线 )
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bhzwjy.com">http://www.bhzwjy.com</a>
E-mail	hhz@bhzwjy.com

---

书名	我的他, 我的她
作者	吴苏媚
出版人	姜钦云
责任编辑	吴山芳
特约编辑	符丝雨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	6.5
字数	130千字
版次	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定价	20.00元
书号	ISBN 978-7-80742-566-3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: 0755-28650090

## 目 录

没有人，生来就是完整的	1
在这美好而狂暴的世界里	25
我们这些两手空空的人啊	51
把她当做世上最美的玫瑰	74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	93
想知道自己有没有独处的能力	111
旅途尽头，星辰降生	132
她真的决意一个都不原谅	155
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是谁	179
后记	202



## 没有人，生来就是完整的

傅善祥最近迷上一种状态，那就是站在天桥上看底下沪宁高速上疾驰而来的汽车。一辆辆飞一般的车子好像都向着她而来，随时能把她撞个粉碎，压过她的骨头，不动声色地继续飞奔，像一出轰轰烈烈的剧幕，最后却什么也没发生。

傅善祥并不会站太久，因为不相干的路人会认为她是疯子，她厌恶那些带着讯问神情的人向她投来的目光。

她很好，只是喜欢趴在栏杆上，看着在速度里有着巨大冲击力的世界。她忍不住想象自己从这里跳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，最近的那辆车出于惊骇的本能急刹车，然后所有的车子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撞击，旋转。又或者她纵身一跃，所有的车子都无动于衷，沉浸在自己的惯性里。于是她的身体就像一件破碎的玩偶，反反复复被拆毁，

最终被车轮甩到路边。有人报警了，血肉模糊的她将会被抬走。

这只是一种想象，傅善祥知道自己不会死。

欧芹却是真的死了，葬礼简朴素净得等同于无。

料理后事的整个过程，傅善祥都没有哭，哭和流泪是不一样的，哭有声音，她只是安静地流泪，很自制地抹掉，告诉自己要清醒。

她与火葬场联系好了火化的日期，再找运送的车子。置办欧芹最后的衣服，并亲自替她略施脂粉，花圈也买好了，挑选了欧芹最漂亮的照片放大，一桩桩有条不紊。欧芹因为是脸着地，面容已经毁掉了一半，只有照片里的她依然巧笑嫣然。

傅善祥默默在棺前伫立了大概五分钟的样子，回头对工作人员说，可以了。然后欧芹被缓慢地推进焚烧间。

焚烧间的小窗前挤着许多人，他们号啕大哭，撕心裂肺。陆续有尸身被推入火炉，亲者悲伤的情绪被激发到最激烈的地方，知道肉身不在了，从此真的阴阳永隔。傅善祥觉得心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，她有些晕眩，勉强站住。

殡仪馆这个奇异漠然的地方，竟也有这样好的阳光，周围充塞着隐约的哀曲，以及高高低低的悲号声，但在附近休息着的人们，也有笑声传来，甚至有人还带了宠物来。

这些大概不是至亲，而是沾亲带故出于礼仪而出场，心里并没有哀伤，遗体告别也几乎不看，低头走三圈了事。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

她用欧芹最喜欢的藏式披肩细心地裹好了骨灰盒，紧紧地抱在



怀里。

骨灰盒上那张照片是当年韩先楚拍的，欧芹看着心上人，笑得如此甜美。

韩先楚第一次见到欧芹是在学校草坪上，一大群人坐着，韩先楚的老乡也在里面，大声喊他过去。晚风吹拂，夕阳残照，对面的女孩朝他看了两眼，唇边似有笑意。

那天晚上韩先楚洗完澡回寝室，小陶说刚才替他接了个女生的电话，对方没说名字，只是让他下楼。

韩先楚不明所以，趿了双拖鞋下楼去了。

在寝室楼前的空地上环顾一周，没看到什么人像在等他，略站了站便想回去了，不远处却传来一声“喂”。

一个瘦弱单薄的女孩坐在栏杆上，双腿略微晃荡着，黛色裙子，长长的。

韩先楚走过去，认出是草坪上坐他对面的女孩，是你找我？

她点点头，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口吻说，我叫欧芹，欧洲的欧，芹菜的芹。

韩先楚愣了会儿，忍不住笑了，可是我们并不认识。

现在就认识了，我叫欧芹，你叫韩先楚。

韩先楚笑得更厉害了，你把我的对白也抢去了，除了名字和寝室电话你还知道什么。

没有了，她从栏杆上跳下来，两手拍了拍，自顾自地走了。

韩先楚怔了会儿，仍然没有搞明白状况，于是追上去问，这是

什么意思？

她转头看了一眼韩先楚，慢慢地解释道，就是说，我对你，有点意思。

韩先楚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她又轻飘飘地走远了，似乎原也不在乎他怎么想。

那次突如其来的表白就此没有了下文，韩先楚再也没有得到那个女孩的任何消息。她既没有电话，也没有再来找他，韩先楚倒是举止走样了，从不热衷于电话的他开始抢接电话，在图书馆食堂大礼堂等地方留意她的身影，那苗条瘦弱衣袂带风形如鬼魅的模样。

有几次见到她，远远的，她应该也看到他了，但她眼神从他头上飘过，视若无睹，搞得韩先楚心生迷惑：她真的说过我对你有点意思这样的话？

为什么表白之后没有下文，出现如此突兀，而后再离奇冷淡，似乎她原也不打算再有什么旁枝末节。韩先楚有些恼意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被这种小事所左右。确实只是一件小事，喜欢韩先楚的女孩有很多，写信来的，打电话来的，当面示意的，但大体上都有个基本的逻辑，就是韩先楚得婉转拒绝掉，他拒绝了，事情才算结束，否则总有什么不应有的暧昧仍然存在着，这让他有丝丝缕缕的念想。

旁敲侧击，知道她喜欢去图书馆二楼翻杂志，他也去了，连去了三晚方才见到她，她似乎刚刚洗完澡，头发微湿，散发着淡淡的





清香味。看见他时，她笑了一下，不闪不躲也不惊异，大大方方坐在他边上。

她翻阅杂志的速度很快，一目十行全无耐心，配图一律不看，文字亦不求甚解，五分钟后就换了另一本。

这么快？韩先楚发话问她。

我只看想看的東西，她再度坐下。

这回韩先楚又留意到，她竟是从杂志的最后一页看起的。

他笑，真是個不按理出牌的人。

兩人沉默地看了約有一小時的雜誌，韓先楚看完一本，歐芹已換了七八本。

韓先楚合上手裡的《台港文學選刊》，輕聲問她，吃點東西去？

她轉頭看他，好。

圖書館的白熾燈如此明亮，照得她臉上有一種奇異光芒，頂上淡綠色的吊扇以最慢的速度旋轉着，旋轉着，讓人心神不定。

他們起身離開圖書館，大概是節約電能的緣故，走道的燈一盞也沒有亮起，全是借了外面的月光，昏昏暗暗冷冷清清。歐芹右手搭着扶梯，慢慢地一步步摸索着。韓先楚站在下方等她，看不清嗎？

她“嗯”了一聲。

韓先楚伸出手，其實伸手的時候並沒有仔細斟酌，只是出于一種友好善良的反應，意識到其間的曖昧寓意時，想再縮手已經晚了。

歐芹將手交给了他。

很多年後韓先楚仍然記得那天晚上歐芹的手，是右手，纖弱冰



凉，她的手竟是如此这般的凉，一点也没有夏天的感觉，却也那么适宜地出现在夏天，似乎她真的是冰肌玉骨，清凉无汗。

他们相爱在夏天。韩先楚总觉得夏天是绿色的，处处皆是树影婆娑，偶有蝉声掠过，所见颜色中希望多一些嫩绿浅绿深绿，好让眼前一抹清凉，心生欢喜。

在烈日炎炎下，拖着欧芹的手，如果可以许个愿的话，韩先楚心想，自己一定是愿意时光永远停留在2003年的深夏，最初，一切只有美好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、试探、推敲，带着羞怯寻找对方的眼睛，唯恐出错而演砸了全部的对手戏。

大概所有人的恋爱都是如此，都希望人生只如初见般美好，这样就不会有接踵而来的伤害、背叛、挣扎、痛楚、哀恸、绝望……

欧芹最终也没有赢过自己，她对傅善祥说，有两个我：一个我想要好好地去爱对方，温柔和善，低眉顺眼，全部听从对方的喜好，以贤良淑德为美德，不别扭不任性不发疯；而另一个我，时时想要破坏周遭一切，兴风作浪，无事生非，具有来源不明的毁灭力，她用自戕的方式伤害无辜的人。善祥，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自己，我也不要做我自己，你明白吗？我打不过我自己，她总是赢，为什么她总是赢，她总是嘲笑另一个我？

那是欧芹哭得最厉害的一次，傅善祥陪着她一起哭，两个人就这样傻傻地哭了好久。

之后欧芹一直努力重建自我，那么艰难痛楚地，双手一颤，自我犹如一座泥土垒成的城堡，轰一声就倒塌。没用，一点用也没



有。如果她生来就不是完整的。

——没有人，生来就是完整的。

与韩先楚分手后，欧芹去了西藏阿里，甚至没有知会傅善祥，似乎一切只是仓促的临时决定，在对阿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她去了。

傅善祥对阿里的唯一印象就是孔繁森的事迹。

欧芹在信里说，现在已经到了西宁，淡淡的天气，可口的食物，这里离德令哈也很近。

她说，善祥，你记得德令哈吗？那首海子的诗。

怎么会不记得呢，她们多么喜欢海子，图书馆里有一本海子的诗集，两人就合伙专门借这一本，你还我借，我还你借，以至于这本书在她们手里保存了大半年。

姐姐，今晚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  
姐姐，今晚我只有戈壁  
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 
悲痛时握不住一颗眼泪  
姐姐，今晚我在德令哈  
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

傅善祥不知同欧芹说什么好，想劝阻她回头，告诉她放弃学业是多么愚蠢的事，可有必要说吗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放弃意味着什么。

高教授对傅善祥说，如果欧芹联络你，务必让她赶紧回来。其他同学也这么说，包括韩先楚。他找过傅善祥两次，对于她说的一无所知表示怀疑。

你为什么还要关心她的去向？是真的担心还是怕自己为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？善祥淡淡地问。

她是很想对韩先楚心平气和的，她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，事情走到这一步，是鸟儿自己折了羽翼。但面对韩先楚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要以犀利的语言发问。

韩先楚眼神里散发出痛楚。

爱情起先是一个人的事，幸运的话会变成两个人的事情，最终，爱情注定只是一个人的事。

欧芹有时会寄来没有落款的明信片，只能从邮戳上看出她的大致方位。

对于欧芹的离开，傅善祥是最在乎也是最淡定的一个，寝室里的其他女孩带着好奇的窥私欲，旁敲侧击想打探到更多细节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欧芹和韩先楚之间到底怎么了？分手的原因。欧芹又去了哪里？

她不给任何回应，生活秩序一切照旧，早上八点准时起床，一日三餐，上课下课，时间填得满满的。在食堂里一个人吃饭也很安然，并不会像其他女孩那样，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可怜而不安的事。

傅善祥喜欢一个人吃饭，自从欧芹离开后，她也喜欢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去图书馆，一个人上课，一个人洗澡。在大学的最后两



年，她一个人平静度过。

深夜翻看欧芹寄来的明信片，再拿出地图来一一对照，用手指划出她走过的轨迹，如同自己也参与这一远行。

你好吗？傅善祥在心里轻声问。

过去的时光，她们亲如姐妹，往事历历在目。那年夏天，她大汗淋漓地拖着沉重的行李，爬到了五楼的寝室，最先看到的就是正在梳头的欧芹，只一个模糊的侧面就喜欢上她。她们相视一笑，她的声音很是动听，她说她姓欧。

有这个姓？傅善祥有些惊讶，我只知道有复姓欧阳的。

真有，她笑，改天给你看身份证。

她小小的脸埋在一头长发里，不够美，五官都生得平平，好在每个零件都长对了位置，合在一起有生动的灵气，尤其是眼神。傅善祥喜欢欧芹的那双细长眼睛里散发出来的气息，

似乎充满了无限倦意，又带着天真的好奇，凝望的时候凛冽深邃，微笑的时候又极其清澈纯洁，她像一只被遗弃在荒野的小兽，状似凄苦无助，却又充满了野生的顽强。

寝室里最漂亮的女生是黎艳书，活泼开朗，笑容明媚，对异性有吸引力，对同性有亲和力。黎艳书有时候很迷糊，经常犯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，但人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原谅她。

大学四年傅善祥没有恋爱，接过几封情书，不回，对方也再无音讯。跟颇有好感的学长去看电影，看了个战争片，因为对战争的理解不一样，出了电影院就一顿针尖对锋芒的辩论。当傅善祥侃侃而谈

后，学长视她若怪物，不知斯斯文文的女生竟然也看那么多军事书，对于这样的女生要么觉得奇趣，要么心生惧意，学长是后者。

她还喜欢过一个年轻的助教，喜欢他的原因是他莫名其妙说得一口漂亮的越南语，虽然全系没有一个人听得懂，也没有人真的听他说过。

终于有机会见识助教的本事了，那次系里搞活动，逼着他显摆一下小语种，他躲不过去就清唱了一首越南民谣《Dem Lao Xao》。

宛若天籁，傅善祥就为着这样的原因对助教产生了模糊的暗恋，自己不敢去问这首动人的民谣叫什么名字，就拉着欧芹的手恳求，拜托一下拜托一下。欧芹跑过去向助教要答案。

Dem Lao Xao意思是冬季的雨夜，欧芹说，好像唱的是失恋，很伤感。

傅善祥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暗恋，为此还真的去买了学习越南语的书和磁带，想要以此和助教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遇上不懂的也可以打着请教的名义去接近他，傅善祥心里是这样盘算的。

还没等她把发音搞清楚，就听说了助教是有女朋友的。傅善祥对偏僻小语种的学习热情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。虽然助教这个人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她还是喜欢上了关于越南的一切。

有一次她和欧芹聊天，她说，越南是个奇异的国度，和许多军事大国交过手，尤其和美国之间更是充满了，怎么说呢，倔犟与坚韧。

嗯，欧芹说，美国人拍了几十年的越战电影，将战争反思简直变成了某种祥林嫂式的文化史诗，似乎输掉越战后，美国人一夜间



长大了，也从此有了些历史，祖上也悲壮过。

你最想去哪里？

欧芹拨了下额前的头发，和你差不多，东南亚任何国家都可以，不要欧洲也不要非洲，太过文明的地方有冷酷感，太过蒙昧的地方又难以相融，东南亚刚刚好。

她们在某些问题上很相似，都喜欢自由安静闲适从容，不介意寒冷也不惧怕炎热。

不过还是有所区别，傅善祥认为自己将来是可以混迹于主流社会的，愿意遵守社会准则，也甘心把灵魂放在某个不可见的牢笼里，她对于这个世界有认可也有妥协，并确认自己需要被不断地打磨棱角，以此适应社会及他人，这样没有什么不好。

欧芹则认为这样不好，她不要。

其实关于这些她们并没有探讨得很深，大学时光，彼此还在岁月里左右摇摆，并不曾完全推敲出自己的模样。明天还很遥远，当没有遇到足以改变自身的人事前，未来如同天边的幻象，一旦生活中出现了致命的那个人那桩事，一切就天翻地覆，再也不同。

欧芹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韩先楚。

和韩先楚分手后，欧芹孤身去了远方。在很小的时候，她就觉得自己应该去远方。失恋的打击给了她最大的动力，她终于有机会放弃现有生活，在列车尚未到站的时候跳下车，做真正的自己。

是的，失恋很疼，疼得如同被人用刀挖开了心脏，拿在烈日下暴晒，或是直接放在火上慢慢炙烤，生出了缕缕青烟，疼得说不出



话来，连哭都忘记了如何发声。

失恋很疼，而且这注定只能是一个人孤独地承受，什么都不能做，静静地把自己交给时间去凌迟。一天两天三天，号啕大哭，痛不能止，强烈地觉得自己已经碎裂了，再不能弥合，并且生出了自我毁灭的想法，只要痛苦能够不被自己所感知。

受过一周的煎熬后，泪水慢慢可以控制住，心念一牵便微微转过头，含泪告诉自己不想这件事也不想这个人，艰难地转移注意力。无论失恋有多么痛彻心扉，应该吃的还得吃，应该喝的照样喝，无论你挣扎得天昏地暗，外面的世界从来就无动于衷，时间最终会解决一切，将你的生命连同你所有的问题解决得干干净净。

分手二周后，偶尔还会触景生情流一会儿泪，但已经能够坚强面对了，然后再用上点本来就应该有的理智来点拨——分手是正确的，他的决定英明无比，值得共同贯彻到底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欧芹对于韩先楚提出分手有一些悲凉的感激，她想她一定是疯了。

她大概本来就是疯的，从来也不做杂志上那些无聊的测试题，因为无论做什么答卷她都知道，自己总能得到一个最坏的结果。每日与自我周旋已经疲惫不堪，怎么还需要借助这些千篇一律的问题，再总结出那一个潜在暗处的自己呢？她一定是疯的。

她做过许多不可思议的事，对于她的歇斯底里和神经质，传闻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她有时控制不住自己突如其来的情绪，好端端的





就浑身发抖，或者把头埋在手掌里长长地哭泣。起先周围人只以为她是有沉痛心事偶尔为之，后来发觉她真的不太正常。她冬天的时候穿得很少，咳嗽得惊天动地也不肯吃药，把全寝室都吵得没办法好好睡觉。暴雨来临却跑到雨里独自漫步，倒也没有发高烧索性死掉。有时候半夜会在走廊里徘徊来徘徊去，还曾经有人发现她坐在洗手间门口的台阶上轻声唱歌，把去解手的女孩子吓得魂飞魄散。也曾经和人打赌约好十天不说话，不知为什么打这么奇怪的赌，她真的做到了一声不吭，就算有人在背后故意吓她，也把哑巴一路装到底，教授上课时要她回答问题却得不到回应，教授纳闷发呆，不知道怎么下台，只好一笑了之。

十天沉默赢了五十块钱，据说她把那钱买了堆烟花，那种很小的可以拿在手里的，夜间的时候沿着操场一边走一边噼里啪啦地烧，像某种神秘仪式，不知道她想要做什么。

更离奇的是她跑去学校附近的修车铺跟个老头学习怎么修理摩托车，起先老头吓了一跳，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奇异的要求，后来大概是被她说烦了，就随便她去。她经常跟老头聊聊天，久而久之老头真的教了她不少技术活。大概有三个月时间，她真的是认真学习，一有空就过去像模像样地戴起了白纱手套，学习怎么补胎怎么拧螺丝怎么抹机油。

老头问了她好几次，干吗要无端端来学这个。

她旁顾左右而言他，没有给老头真实的答案，因为就算说了老头也不会明白的，她心里的声音是——我就是想做一些我认为自己不会去做的事。